

夏日烟愁

●【台湾】三毛 著



【台湾】三毛 著

夏
日
煙
愁

夏日烟愁

〔台湾〕三毛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印张 2插页 116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9,410

ISBN 7-80534-014-5/I·15

书号：10368·275 定价：1.40元

序

女 儿

陈 嗣 庆

我的次女陈平是一个先天条件极度贫乏的孩子。在她二十岁以前，无论健康、脾气、观念、敏感、任性和自弃，都是少见的。在她少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和我这个做父亲的，可以说，因为家中有这样一个刚烈孩子，过的是心灵上备受欺凌的苦日子。那些年她常常要出事，使得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里。写到这里，回想起那一段岁月，仍然感到想痛哭的冲动。

看见女儿现今的行事为人，还有对父母手足和朋友出自真心的爱诚、和平，我感触又欣慰，有时感到这是不是一场梦境？下面的几篇文章是我的孙女和外孙儿女这批小孩子写的三毛，他们年纪轻，注意的都是三毛会讲故事这件事。她的确可以去说书，在家人面前说得尤其最好。

我想说的是，在我的观察里，我女儿这一生的用功，很

少有人看见。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于她几近疯狂而持续了一生的看书和写作，除了敬佩她的恒心之外，甚而想劝告她不要这么用功下去，免得伤害健康。

平儿目前因为健康情形不佳，已不再教书，居住在台北的一间小公寓里。她每天必定回家吃晚饭陪伴我和她母亲。对外一切应酬完全婉谢，吃完饭便回她的工作室——不是睡觉的地方，她舍不得睡。大概由夜间九点半开始要工作到清晨七点，小睡一下，午饭不吃，再继续工作到下午六点才回我们家来吃晚饭。

我女儿对于看书的狂热可以说一万个人中找不到一个。这不是现在，是做父亲暗暗观察一生的事实。

在生活上，我女儿不穿、不吃、不睡、不息，没有电视机——不看，没有男朋友——无情。连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在去年也卖掉了。在一个普通人的眼里，她是贫乏的，甚至住的房子，都是父母借给她的，她看上去一无所有。对于他人，却十二分慷慨和悲悯。她赚的辛苦钱，自有良知告诉她去处，悄悄处理。我虽然对这样的女儿引以为傲，而内心，实在希望她在有生之年，略略合理的在物质上善待自己。

读书和离家，加上我女婿的早逝，彻底改变了女儿。至今她仍然不断地教育自己。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在讲她什么，这是一个我看见的进步。

写到这儿，我又为她感到辛酸，虽然女儿说她内心真正快乐。

其实，我女儿在文学上最有心得，而且极有见地的，却是她酷爱一生的《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两本文学巨著，

并不在目前已出版的书籍里。我不敢期望她碰触有关这类心得的大文章，担心她的健康不能长期透支下去，可是，不久的将来，眼看水到渠成，她必然走上论说水浒与红楼的路上去。

我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痛她的燃烧，可是同意。

平儿不爱惜健康，是她最大的愚昧。做父母的，在这件事情上，拿她无可奈何。叫她不工作，等于判她死刑，也是不可能的。说来说去，我对这个女儿仍然没有办法。

这本书是平儿第十一本。在人生的处理上她变了很多。在胸襟上，没有退步。

阿 姨

黄齐荃(十六岁)

我的阿姨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她的讲话。她不讲话则已，一讲话有如暮鼓晨钟，令人震动。

她讲话跟别人很不一样，又生动又活泼，听起来每个故事都变成又深刻又很容易懂。有一次妈妈和我去阿姨家拿毛

线衣，本来是一去就要走的，结果阿姨讲起水浒传，我和妈妈坐到都忘了回去。原来水浒传那么棒，以前都不注意。

我的历史成绩很好，这跟阿姨又谈得十分尽兴。有时候我们也关心国事，总之跟阿姨讲话都讲不完。

阿姨很有学问，可惜她写的书都没有学问的样子。我的功课太忙，没有时间看她的书。听阿姨讲话最感兴趣，因为会忘记要去做功课。我以后要多看一些好书，在阿姨面前，我觉得自己念书不够。

还有，我阿姨对于看手相、玄学等等很有一套。哇塞！很灵。

除了以上这些感想，我没有别的想说了。

我的小姑娘

陈天慈(十二岁)

我不看我小姑娘的书。我比较爱看“侠盗亚森罗苹”的故事全集。小姑娘的书看了觉得没什么吸引人的情节。

每次小姑娘介绍我看的书，我都看不下去，例如说《红楼梦》，小姑娘说她就是在我的年纪看《红楼梦》的。后来小姑娘讲《红楼梦》给我姐姐和我听，后来我们班上开同乐会，我

和同学就编了一个短剧叫“刘姥姥进大观园”。小姑讲的比较好听。

小姑有一本书叫《笑林广记》，我和姐姐看了不好笑，小姑就用讲的讲书，我们最喜欢她讲一个健忘的人的故事，每次听都会笑得很厉害，都听不厌。

小姑对我的同学也很好，有时会接同学一起去她的家玩。小姑不凶，都是笑的。我很喜欢跟我的小姑在一起，可是心里又有点又怕又爱的感觉。她从来没有骂我，都很和气。有一次我们学校去参加电视节目比赛，我也是代表，后来输了，小姑听说我们输了，笑笑地说：不要难过，参加才是真正的意义和经验，输是成功之母，赢了将来也会输的。

小 姑

陈天明(四岁)

我的姑姑名字叫陈平，我爸爸叫陈杰，我妈妈叫陈素珍，我妹妹叫陈天白，我太伯伯叫陈圣，我大祖母叫小魏，我大姑叫陈田心，我堂姐叫陈天恩、陈天慈，我阿一丫叫陈嗣庆，我阿娘叫缪进兰，我表姐叫……

我的姑姑很会讲故事她也给我和妹妹很多书我小姑讲故

事很好笑我和妹妹听了都一直笑一直笑有一次她讲的故事不好笑讲一个张伯伯做马去当兵的故事很可怜他都吃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故事里的张伯伯真的来了阿嬢家我就很勇敢的夹一块肉到他碗里面去说张伯伯这个肉请你吃。

(陈素珍笔录)

我的小姑娘

陈天恩(十二岁)

我的小姑娘很慈爱也很忙碌。有时候我和妹妹在做功课，去问小姑娘不懂的课题，她都说不做，很难，还怪教科书太枯燥无味，尤其是“社会”教科书里的年代和几月几日她都背不出来。我小姑娘常常写白字，每次都来问我怎么写，可是她很会造句，造出来都是好笑的，我都不敢写到作业上去。小姑娘都不会正经，每天都在讲笑话，疯疯癫癫的，看上去很快乐。我们考月考的时候星期天在祖父母家温习课本，小姑娘都来捣蛋叫我们不要背书，如果考最末一名就给我们奖金，考好了就没有钱，我祖母叫我不要理小姑娘，要好好用功。

我也叫她小姑

王致宁（十二岁）

三毛小姑是我最好同学的姑姑，所以我也叫她小姑。

去小姑家玩是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她的声音柔柔的，很好听。每次去小姑家，我们都请她讲故事，最喜欢听她讲鬼故事，可是小姑都不肯讲太恐怖的，每次听了只害怕几天就不怕了，很不过瘾。她说鬼故事可能影响儿童心理，都不肯用吓的去讲。

小姑的讲话都不是填鸭式的。

每次听小姑讲故事都有收获，又收集了她的故事去讲给别人听。

小姑的缺点就是她太客气了，我送她东西，她每次都会谢了又谢，有时东西是由陈天恩、陈天慈传递的，小姑也会写一个条子来谢我。这就是她的缺点，太客气。

一千零一夜的阿姨

黄齐芸（十九岁）

我都被人问死了，一天到晚被问我的阿姨三毛在家里是

什么样子。我的阿姨就是一个最普通的阿姨，跟天下的阿姨都差不多。有时满宠我们小孩子，有时很久看不到她。

说起阿姨的讲话，真是一绝，她讲起故事来明明坐在沙发上，可是故事的背景、气氛、人物、时空，都会活活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象催眠术一样，听得她不让我们出来，我们就出不了故事，太棒了，这一点和别人的阿姨很不相同。

阿姨写了好多首歌和诗之间的东西，都放着不发表，到了晚上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叫我做试验品，每次都问懂不懂？懂不懂？如果我懂了，她就不改字，如果不懂，她就改成浅的字。我是阿姨密藏文章的听众。她也有调子唱给我听。我从来没有厌过阿姨的语言，她好象那个“一千零一夜”里面讲故事的女人，阿姨的话是讲不完的。

我们家的人，都少看阿姨的书，因为她讲话比写书又生动太多了。听她就够了。

三毛——一位认真的玩童

黄齐蕙（十九岁）

我怎样来形容她——我的阿姨三毛呢？一位认真的玩童；“游戏人生”是她心中的彩虹。

她，流浪了半个地球，不是为了要寻求刺激或逃避些什么，而是啊！而是为了一个游戏。

她，只因这“迷人”的游戏，太丰富、太有趣了！值得这一位认真的玩童终其一生都陶醉其中，没有半点后悔，不悔！

她，不太喜欢吃饭，却喜爱做菜，切切炒炒，哗啦一下，就“变”出一盘又香又美的菜啦！这，也是玩童拿手的“游戏”之一。这个游戏她又不玩了。

这玩童也是不舍得太早上床睡觉的，写写、画画、想想——在夜里，多惬意。敢情这玩童还是夜猫子呢！

她，去了撒哈拉，不是闲着无聊，想去沙漠“观浴”，或在那大漠沙沙之地白手起家，但却是为着要玩它一局“永恒的夏娃”；就在这样的执着中，竟也认真地“玩”出好多真实又美丽的故事。

我该如何，如何称这位玩童呢？“游戏”是她心中的彩虹，永远在雨后的天空里美丽。

DE73/05

目 录

序	1
胆小鬼	1
吹兵	7
匪兵甲和匪兵乙	17
约会	23
一生的爱	30
紫衣	37
蝴蝶的颜色	45
说给自己听	55
爱和信任	63
简单	68
什么都快乐	73
天下本无事	77
还给谁	83
轨外的时间	85
狼来了	92
一定去海边	104
他	113
不负我心	123
夏日烟愁	132
倾城	152
附录:	
评《胆小鬼》 沈谦	165
读三毛的《倾城》 菩提	168
情真·情深·情浓	
——读三毛《夏日烟愁》	
一书有感 林承璞	174

胆小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捱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

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

上躺着一张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许多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许多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地，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地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袋，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地问我：